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任昉二

為齊宣德皇后令

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

亾人便歸於別宮

梁書武帝紀
上南史六

齊宣德皇后答梁王令

承固茲謙損未膺大典敬復雅旨良有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
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
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
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讓其下取則
況聖圖睿範歌思是歸靡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
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效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

紆雅尚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薦

誠款萬致一塗煩言可略藝文類聚十四

宣德皇后敦勸梁王合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

謝德之途已寡藝文類聚也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藝文類聚宰有

寄公藝文類聚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藝文類聚參辰而丸星仰

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

乎二卷之師劔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折天口而似不能

言文擅彫龍而成輒削橐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游梁朝則替華

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

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曠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

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

起惟彼狡僮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眾言謀

王室白羽一塵黃鳥底定甲旣鱗下車以藝文類聚作亦瓦裂致天之風

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

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

有恩焉輜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

之旨不遠而復文選藝文類聚十四

又重敦勸梁王令

朕聞疋夫好仁義在磨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蘊

微章乎天植高奠中樞覬傾軛而弗極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

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運距艱季道極百王

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山革草罔不率從用使商庭產蒸周闕樹

梓傾宮旣散鹿臺靡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

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竿載路清蹕啟行昭德報功未

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未亾與慙日昃今遣率茲百

辟人致誠請庶有感睿心霽然降志

揚文類
報十四

為梁武帝集墳籍合

合近災起柏梁遂延渠閣青編素簡一同煨燼細囊緹表蕩然無
餘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漢季求之天道昭然有徵豈不以昏嗣作
孽禮樂崩壞及聖人有作更俟茲辰今雖百度草創日不暇給而
下車所務非此孰先便宜選陳農之才採河間之闕懷鉛握素汗
簡殺青依祕閣舊錄速加繕寫便施行

文館
詞林

為梁武帝斷華侈令

令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俗之澆淳恆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
未紀窮昏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伎異服單
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改移近習取官鬻爵賄貨
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夏長袖低鼠等和戎之錫珍羞百品同
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滌豔爽競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

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縱橫是冀日人之久夜艾未反味爽之朝
期之清旭今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繼成始同創革且淫費之
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彫罄不一孤忝荷寵任務在澄清思所以
仰贊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蠹衰之義解而更張斲彫爲樸自
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眾費一皆
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廷備御妾之數大予絕鄭衛之音仰
度朝旨闡同此意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準的庶萌菲食薄衣請
自孤始加以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
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愉食魏武歎曰
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

心外可詳爲條格以時施行

文館詞林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厯運當屢永念猶

懷慙德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斲彫刊方
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
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每時入芻彙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
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
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仁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
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
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
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
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直龍輜帡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
十室而九鳴烏蔑問子衿不作弘獎之路斯旣然矣猶其寂寞應
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
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
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
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恣意以陳極言無隱文選

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富室兼姓前史共藏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
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或文類聚五十 案水稱峻下
舊有巖巖我君十句當是碑頌

之文誤跳在此耳今
別歸不知時代文中

吏部郎表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為首終遂弗居深
識為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昇長咸享
涇渭摺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自能官願已循涯孰用祇荷唯

知死所未識所報

文類聚四十八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
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
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
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
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尊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
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
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
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
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

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貞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回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州。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順誅。鉅平之懇。誠必回永昌之丹。儼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倚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文選梁書任昉傳。疏文類聚五十一。

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音。被尙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尙書封霽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屣齊楚。徒失貧賤。旣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噬。持斧作牧。以蕙苴興謗。赭衣爲虜。見

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白之逸百年上壽旣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臬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老折芟燔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于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爨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頽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誨示民同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拔十得五尙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

竊矣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
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替故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
德如卓犖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
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立
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
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
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
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
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
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
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

任持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文選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二

爲蕭揚州薦士表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
道隱旋纒信充符璽六飛同座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
懼隱鱗上祝臧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
味於兼采五聲倦饗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遠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
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利叔寶理選之談彥
輔名教之樂故以暕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
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
朝萬夫傾望豈徒苟介可想李公不亾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舍
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儒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祿

亦備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盡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文選

爲褚諮議纂讓代兄襲封表

臣纂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陵。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鑿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賈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

目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文

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旨許臣兄賈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啟聖運偶時來尙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賈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酷荼苦賈天倫契至友愛溥深非直引培推溫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入次事死讓生尙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諱丁爲理屈且大宗絕緒命臣出繼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賈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剋

幸 載文選所載多出百餘字

又表

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誠臣

本凡宏身自不限標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一讓不足以弘進止
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蹇起凡
近固宜勉飭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實高延陵之風臣忘
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
必呼天憑威咫尺賁嬰疾沈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己之
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繼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
奉紋心感悼勉義迫躬臣賁息露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
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霽奉膺珪社伏願陛
下聖慈曲垂矜恤如蒙哀允施重含育

魏文類聚
五十一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旣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
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
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

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矣故必窮鑄勒之盛君長一
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
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
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廢時序若夫
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執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
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鳴鴉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
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
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旣恨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
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
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
立監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臣
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
紀虛先犬馬厚恩不吝而敝帷毀蓋未聲燧燧珠襦玉匣遽飾幽

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駁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選文

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臣聞內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宐膳羞之和鼎鼐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願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塵御省每日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或文類聚十六

爲王思遠讓侍中表

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則親墮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茂玉榮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末裔不階民譽安承典私

初學記作曲知

者也

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二

為蕭侍中拜襲封表

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修職貢入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肩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藝文類聚五十一

為梁公請刊改律合表

臣聞滔源既遠天討是因晝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鞮民不能犯及滄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茲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圖犴成市凝脂已疏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縷夫自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為重流矢影風顧自憂色而當矣加剗斷金木為伍且夫剗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為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為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從

藝文類聚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二終

全梁文卷四十三

烏程嚴

任昉三

奏請郊廟備六代樂

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通典一百四十七太常任昉奏

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卻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蒸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是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遊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載弛。鐘鼎遠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蒸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覩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

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出世料敵制變萬里無恙奉
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
朝乃願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矧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
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
帥絀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云云

文選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
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
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害奪分前
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

寅息遠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遠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
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
采音偷車欄夾杖籠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遠整及母并奴
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
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
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畱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
遠其奴當伯先是眾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
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
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
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遠
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

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眾非。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賣。整婢采音，劉整兒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兒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往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籠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逐。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籠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荀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籠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荀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籠牽。荀奴登時欲捉。

取遠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
千錢苟奴仍隨遠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
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孀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
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兒子遠分前婢貨賣及奴教
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
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
臣劉整閻闔闔其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鸞稔
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離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辭包分
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教文通之
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鋪
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奏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
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文選

奏彈蕭穎達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
厲俗悖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
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啟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
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啟乞限訖今年五月
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
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
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
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寘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鱗
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
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梁書穎達傳

奏彈范縝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寢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日御饒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竝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八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肅舉庶人王亮臣於時預奉恩璽肩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展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褻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準將頽縝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謾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

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綬景附頗同先覺
 實奉龍顏而今黨協塾餘醜為矛楨人而無恆成茲茲誠日者飲
 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筐因遺而假稱折轅衣
 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冀願望
 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置之微繼肅正國典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
 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宋書王亮傳

朝堂諱榜議

焉取證明之文間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
 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為前事之微名諱之
 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縉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
 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
 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

則理無不安，卽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

南齊書王慈傳永明中儀

曹郎任
防議

齊明帝諡議

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棖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旣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園犴空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巖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旣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奠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暨。故能

上變雲物下瀉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黃銀紫王之璠幽符遠
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
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懸衡共軌者歟魏文

四十

到大司馬記室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合辰肅膺典策德顯功
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
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
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渝驕餌湯沐
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
繼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
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
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情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文選

梁書任昉傳

為府僚勸進梁公賤

伏承嘉命顯至仁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
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為仇讐折棟崩榱壓焉
自及卿士懷脯斲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
火之切再躋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阨岸使夫
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
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任
誰讓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
之仁毓為獨善

梁書武帝紀上又見藝文類聚十四以為任昉作

又賤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

梁書南史魏文類聚作命

未蒙虛受縉紳

顯嘔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旼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
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表
徽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梁書南史作冤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
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山戎孤
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
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造茲神武驅盡
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
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控款藝文類聚作棘心重謁伏願時
藝文類聚作特膺典冊式副民望文選梁書武帝紀上南史六藝文類聚十四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啟

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丈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

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
該往哲盡美前王而牟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叔侮
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
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
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
脂之網藝文類聚五十四

奉答敕示七夕詩啟

臣昉啟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
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買馬而
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
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
臨啟慚慙罔識所寘謹啟

爲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啟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赦當賜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邁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掄惆悵而牟世賢選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巨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陞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遲近關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文選

啟蕭太傅固辭奪禮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銘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往從未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權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酌

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閱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
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道有塗若霽然降靈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
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

謹啟

文選

求爲劉瓛立館啟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
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叙寥而誰仰所以
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厩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
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璣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
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奎衡墊側
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簠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
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
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蠶熟簿菽桑麻

粗創茨宇

謝文輝聚三十八

與江革書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

騏驎於千里

梁書江革傳

與沈約書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潛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

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

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

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憑素論款對不易布素

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

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抵增今懷永念平生忽焉

疇議

文選任昉哭范侯詩注引劉璠梁典作永念生平忽焉疇昔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四

甲樂永世書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
 移理有所託淄澠自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祚侯
 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懣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
 草易滋傷恨不滅松價可堪悲緒無窮蘇文類聚三十四
 為昭明太子答何詹書

得書知便遠追疏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已遠供饑莫
 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潛然久之蘇文類聚三十七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帖書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帶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沒志外身超
 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仁暉
 想恆納宜冲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
 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杳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
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
野之謂想闔投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
想清塵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雁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
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繫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
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孚真俗思間繫表
共剖眾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埃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
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
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己且凌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鍾
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雁
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蕪想弘思有在不
俟繁言

藝文類聚
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
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任昉四

文章緣起序

六經素有歌詩書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
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
聖君賢士沿著爲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錄之凡八十四題以新好
事者之目云爾

王文憲集序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牒詳焉晉
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
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般吉駿之誠感益有助
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機信乃昂宿垂芒

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沉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衡罕
規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
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衷遞
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
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
輟賀生達禮之宗祭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曰至若齒危
髮禿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
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畱心期歲而孤叔父
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
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瀆至黃琬之早標
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靈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
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
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卽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

請誓不遵奉，表啟酸以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靈初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

堯季禮素舊宗樂傾恆執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
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
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
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
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
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
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
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劔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
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
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
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
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
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

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卓
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
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引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興
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
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勸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
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
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
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六十人諡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
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
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獎風流許與
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勸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

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
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
曹爭論於漢朝苟摯腕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
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
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詔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
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平
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
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
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
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章
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雋民珮
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舉
東陵倅於西山一晒之樂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

入禮闈朝夕舊欲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
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縉采而已哉若乃統
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
管以筆札見規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
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
左

文選其類文類
聚五十五

王貴嬪哀策文

游衣戒節、轎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筭緘遺組、筵委塵鞞、將
命啟期、是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當其誰傳、殯宮既毀、祖饋
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
保、誕咨邦淑、避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絢丹纒、辰文素紗、
肅雍婦職、僉曰命往、贊景望紆、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
括不愆、黜魄無爽、式陪聖觀、有事贊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

撤武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冲仁者必壽彼蒼者寧如何不
淑萬化齊終薦車告途殞寥既辨黼黻摧以陸離帷恍紛其舒卷
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縛頤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
罪微而初破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母以
子貴義弘前哲申襄齊削以從疑革麻源之輕殺達副君之天至
賦白華之無缺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未駭蘇文類聚十五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玉映藍田金絃之望已集木秀鄒林輪轅之用先表迨戎寇貪林
羈縻失道憑陵雉堞逼迫濠涅都護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奔
松宸板易子朝餒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騁必
勝之略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膠之術北遊燕然
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貲就賦夷歌成章

類聚四

十五

桓宣城碑

君器量高濬神明披朗商略雅俗隱括真偽擢奇取異不軌常流
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
優游可否之間迹舉而道不污身屈而志不屈矣銘曰於穆我后
稟茲純爽虛豁高暢蕭條邁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栖冲慎形
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永響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撫軍桂陽王墓誌銘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居魯衛沛
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藝文類聚卷四十五

劉先生夫人墓誌銘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合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
欣負戴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藉甚
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叔閭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揚豕參差孔

檄毫末成拱暫起荒坵長局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文選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
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
瞻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
所未究河間所未輒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昔沛獻訪對於雲
臺東平齊罄於揚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
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
王並鎮益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
盪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鬃燭雲火風馳
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
林之求實兼儀彤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

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眾而舉敦悅斯
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都諸軍事輔國將
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威惟賢封開
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胡
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吳龍丘狹其
東皋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
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戚
肌膚沈痛創鉅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縵靡非隆般之要改授征
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
寬明外施簡惠神皋載穆轂下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
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
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
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王

關靖析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
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
故卽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玄闈以闡化寢
鳴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默不雕其朴
用晦其明警之有倫繫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貴師氏之選允
師入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令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
阜萌俗繁蒞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
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
典俛遵遺託拊攝天倫踴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
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

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
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
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天不憖遺
梁岳顏竣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以衾
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故
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春人不相傾塵罷肆而已哉乃下詔
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治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
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
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變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
奇重先願任均負圖諒以齊微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
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
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
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輻輳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
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
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
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
網天憲真諸掌握未嘗勅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
諸已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喪與緼絳
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邱山洛水協應叟
之志巨園東國鎔銖軒冕乃依林構宇俯巖拓架清援與壺人爭
旦緹幕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屣於鍾阿
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事
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

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導衿襖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旣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卽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驕驟不追，聽受不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息，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雷，話言盈耳，黜殖之請，至誠懇懇，豈古

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類聚四

十五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墮初登東嶽之功可監埏埴在器瑚璉之姿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美其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經記登隆十載網羅百氏藻斲瞻逸蔚為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巨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社晉宋所以遺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剋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宇金陵縈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為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類聚四十七

弔劉文範文

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卿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止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曾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滴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頌千載之恨

叩叩叩叩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四終

全梁文卷四十四

任昉

九

全梁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朓

朓字敬冲。陳郡陽夏人。宋中書令莊子爲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齊高帝輔政。選爲驃騎長史。隨府遷太尉長史。進侍中。領祕書監。以梗禪議廢于家。永明初。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遷侍中。領國子博士。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初。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建武中。解職。屢徵不起。天監二年。授侍中。司徒尚書令。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司徒。諡曰靖孝。有集十五卷。

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闕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繯擒

樂鬱為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褻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偉長之淹粹引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詣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其文類聚二十六

遺弟濬書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梁書謝朓傳隆昌元年為吳興太守時明帝謀入嗣位弟濬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濬

數斛酒

謝舉

舉字言揚，朓弟濬之子，歷祕書郎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中庶子，遷侍中，出為盩厔將

軍豫章內史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初歷貞毅將軍大尉臨川王長史左民尚書遷掌吏部免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復爲左民尚書徙吏部尚書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大通中入爲侍中掌吏部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中徙右光祿大夫出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遷太子詹事朔左將軍進尚書僕射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侯景犯闕卒于圍城內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救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紜則懸諸天象立言淆舛則折乎聖理昭昭自古事蔚在茲伏尋叡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論幽至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經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宛而彰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晉半偈顯茲悟拔慧曰心水蕩此塵迷俾宗奧有歸

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

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格誘沐泳歡

擊奉以書紳謝舉和南宏明集十

外弟廬陵王長史褚向墓誌銘

弘治推華子嵩慙重酒歸月下風清琴上梁書褚翔傳

韋叡

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仕宋為雍州主簿齊時累遷至建威將

軍入梁遷廷尉封梁都子改永昌累遷至護軍將軍普通元年

卒贈侍中車騎將軍謚曰嚴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至理虛寂冥晦難辨言有似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離

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

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折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

洽凡在有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時兼懽抃。法師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音，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寔深。韋叡和南。宏明集十

范岫

岫字懋實，濟陽考城人。晉徵士，宣五世孫。仕宋，至齊累遷輔國將軍，行南徐州事。入梁，終金紫光祿大夫。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叡照淵深，動鑿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稟仰，十方讚林，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宏明集十

王茂

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仕宋，至江夏內史。齊時，為襄陽太守，遷領

軍將軍入梁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出為江州刺史天監十
四年卒諡忠烈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茂和南辱告伏見敕旨荅神滅論頂戴欣懼不及抃舞神理悠曠
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枉虔襟式遵彝典豈
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
淵塗靡薄苦空一到有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
辭舟航淪溺豈惟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
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因永陶慈誘藻悅之誠非
止今日未獲祇敘常深翹眷比故循詣此白無伸王茂和南

王瑩

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宋時選尚臨淮公主入齊至梁歷丹陽
尹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覽敕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冰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啓蒙恩載移警鼓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宏明集十

謝幾卿

幾卿陳郡陽夏人齊黃門郎超宗子永明中國子生歷豫章王國常侍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監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受禪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郎轉治書侍御史徙散騎侍郎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免起爲國子博士除河東太守引疾解職除太子率更令遷南平王鎮衛長史普通六年以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從蕭淡藻北伐兵敗免

丹陽琅邪二郡斷菟捕議

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卽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一卽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卽江貺議

廣宏明集二十六教梁武帝殿絕宗廟犧牲事

答湘東王書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伫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會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詭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口匪商官口理就一塵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疏疾令心阻沈滯牀簟觸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擊鏡照形誠以支離代蒿樹故得仰慕微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

接興高舉，遜名居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自知，寧不縈悲？玄壤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惟同遊豫，使夫一介七回，得造虛心末席，去日已疏，來侍未辱，連劔飛屍，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

梁書謝
幾卿傳

范縝

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齊初爲靈巒主簿，遷尚書殿中郎。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中興建，徙晉安太守。天監四年，徵爲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還爲中書郎。國子博士，有集十一卷。

擬招隱士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繽紛葳蕤兮下交陰。木籠聚兮薤我川澤，泱泱兮雲霧多悲。援鳴噪兮嘯儔侶，攀折芳條兮聊停伫。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開，草蟲鳴兮淒淒蕭兮森兮立。礪深

悵徬徨兮沈吟紛紛兮菴蔓窮巖穴兮能窟幽林杳冥兮吁可畏
欽盜兮嶮義寔我兮傾歎飛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弱蘿兮修葛
互蔓兮長枝綠林兮被崖隨風兮紛披猛獸兮封狐眈眈兮視余
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巖巖霏霏兮敷敷赤豹兮文狸攀騰兮相追
思慕公子兮心遲遲寒風厲兮鳴梟吟烏悲鳴兮離其羣公子去
兮誰與親行露厭浥兮似中人

文苑英華三百五十八

以國子博士議裴子野表

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
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
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
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苑著宋略二十卷彌
綸首尾勒成一代闕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
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

皇家溥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媯域僕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
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
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
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
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
下哀憐愴款鑒其愚竇干犯之讐乞垂赦宥

梁書裴子野傳

與王僕射書

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四
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讖諫故明君
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
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藝文類聚
二十二

神滅論

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

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耶？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說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

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
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
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
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
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
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
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
木之質，豈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
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
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
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

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
 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
 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
 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
 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
 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
 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
 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
 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
 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
 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是心器所主？
 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

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耶。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曰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几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濫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瞻。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

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驩騶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疆死者眾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良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

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撮涉於貧友恣情動於顏色千
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祿之期友無遺棄之
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
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輿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脯
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
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其
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
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蠶畝
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
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

道也

梁書儒林
范縝傳

荅曹思文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卽神也神非卽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卽也荅

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蛭駘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

於無事邪。昔以爲生則合而爲用則形同也死則形散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卽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然周也，卽形與神合也。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眞作飛蟲邪？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軸，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且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闔門，此人卽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神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國，趙簡眞登閭闕邪？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卽形亡而神不亡也。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果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墀。以篤其誠心。肆筵設几。以全其固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潛教昭於上。風俗瀆於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書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荅邪。

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為有神齊尼曰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曰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為教何達孝子之心隔偷薄之意哉若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盜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荅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邪

范雲

雲字彥龍。續從弟。仕宋為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齊初
 歷會稽府僚。丹陽尹主簿。轉征北刑獄參軍。遷尚書殿中郎。司
 徒記室參軍。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為零陵內史。
 建武中。召拜散騎侍郎。復出為始興內史。遷假節建武將軍。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坐事下獄。會赦免。永元中。起為國子博士。
 中興。建拜黃門侍郎。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進侍中。梁受
 禪。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侯。領太子中庶子。遷尚書
 右僕射。天監二年卒。贈侍中。衛將軍。諡曰文。有集十一卷。本傳三

卷十

為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

陛下繼明南面。復垂顯錄。增榮益觀。豈側身限而露不廣。海塵不
 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久妨彝序。尸祿昧寵。取

蹈風歌中寐軫心方滄疑慮盜可冒隆綜之重負學製之談將玷
朝微匪伊身議疏文類聚四十八

第二表

臣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息隱天下有道方圓歸其能是如以騫
蹇之才不致問於千里瓦礫之質仁待價於十城伏願陛下矜臣
負乘之尤照臣匪飾之情迹言觀用允授上才敝會流恩曲蠲下
第則雲序斯平彝章載穆疏文類聚四十八

除始興郡表

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貌兢視挺襟軫慮徒誓蠶管之誠終沈
熒燭之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踏光再鑠修鞠慙
疑驩不及抃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寔邦斯大將何以
再宣王猷陶奉惠渥疏文類聚五十一

范孝才

孝才雲子嗣爵齊城侯爲司徒祭酒太子中舍人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選示教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彭生豕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爲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成失所謂管闔窮極盜辨西東蠡度滄溟安知髣髴天旨弘深懇勸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頒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宏明集十

范筠

筠爵里未詳疑范雲或吳筠王筠之誤

謝示璧表

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興圓水之符已集絳玉玄珪

未足云璧藝文類聚八十四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五終

全梁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陶弘景

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宋末爲諸王侍讀入齊除奉朝請永
明十年解職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
生有三禮目錄注一卷論語集注十卷真誥十卷本草十卷本
草經集注七卷太清草木集要二卷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練
化雜術一卷太清諸丹集要四卷合丹節度四卷服餌方三卷
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

雲上之仙風賦

縹緲遙竒，互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薄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
忽關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
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懸括宇宙，包絡天維。周

流八極。回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大虛無爲之風也。

載文類聚七十八

水仙賦

淼溟八海。泆汨九河。中天起浪。分地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輪。龍
築月阿。迺者潼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
包山洞臺。娥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或窮髮送鵬。咸池浴日。
隨雲濯金漿之汗。追霞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綃乎絃
人之室。此眞復矣。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紉鳳。游軒駕鴻。
上朝紫殿。還觀青宮。進塵八老。顧劫四童。拊洞陰之磬。張玄圃之
璆。酌丹穴之酌。薦麟洲之肴。安期奉棗。王母送桃。錦旌麗日。羽衣
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方至。層嶽架山。各巡封隩。來賚王言。選奇
於河侯之府。出寶於曬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亦其環矣。若
夫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飭百神也。塗山石帳。天后翠幙。

夏禹所以集羣臣也。岷嶓交錯，上貫井絡，窮漢碣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驚壺口之外，逮乎璇綱運極，九六數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小周妙後，初會媯前，平陰鉅鹿，再化爲淵，清河渤海，三成乘田，撫二儀以惻愴，眺萬兆以流連，僉自安於游晏，編無羨於鵠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仙，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盜不踵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竇，苟淪形而無曉，與螻蟻而爲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底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

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藏文類聚七十八

授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垣秉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栖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
田之想無忘曉夜濠潁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鄰風雲相會爾之
來也爰移兩春於是礪帶青墀掛冠朱闕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脈
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斲幹越壟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
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憊靈願饑寒之弊棟宇旣
立載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
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
方七十步泐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莅之其一爾
以誠慤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沈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時俗
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資爾爲栖靜處土可謂因德立號克終
斯美其二爾基架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
並有栖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資爾四靈飛軒廊側屋可
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

嘗勞苦貨殖之宜允瞻燿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
尤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其
四爾族惟舊緒身乃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
意可以揮對賓僚卽名立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
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饗其六
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鑪一枚
熏陸副之可以騰煙紫閣昭感上司其七爾潔形潔藏肴糧旣去
宣導松木實資芳醕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
露其八爾敬事經詰遵尚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
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眞授言其九爾眞心內固
清行外形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鍤石澡灌手巾爲副可
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
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本集

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恆思懸纓象闕，孤耕龍下。席月淵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睠然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過，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本集

與梁武帝啟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藝，實何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蘇方興所恨。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適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卽爲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以不啟。適伏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

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伺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脩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做以寫經傳永存冥顯中精要而已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贊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閒細皆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馮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金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註出裝者皆擬寶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識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預裝之例耳天

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缺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使欲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復以虛聞塵觸。謹於此題事。遂成煩續。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第一卷中有雜跡。謹疏注一。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悚。無益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案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

審猶得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案此卷是右軍書惟有人條

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

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頭屏風好體其餘五月無的

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

一紙是子敬書後又治瘳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迹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案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

條皆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起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

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抱懷幽痛一紙是張五月十一日

一紙是摹王珣尚想黃綺一紙凡二篇並人不復展

一紙是子敬書復改日一紙是張五月十五日錄白一紙亦是王治

效方一紙是謝右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

生任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翼張澄謝安書公家應有

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書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
一言以蔽便書情極頓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
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閒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折恐愛附
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學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
殆同一機神實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常自就轍筆反
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尚子敬書元常
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
棄所可黜淫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願
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
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因之有會但旣在
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裝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乃尙可恐筆
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矣所奉三伏循字跡大覺勁
密竊恐旣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故益得諧

稱下情歡仰竇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皆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員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眾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阮研近間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竊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未聞否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

必覬並法書要錄

進周氏冥通記啟

某啟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啟聞今謹撰
事跡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鄣疑網不早信悟追自悼咎分貽
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開悟謹啟本集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
願齡可知不如早去本集

與親友書

曠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
我借知幾其神乎母為自苦也本集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

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橫沈磷競躍實是
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類文類聚

三十七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
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躒
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
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
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
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揚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
勞鼓缶迫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絜當年而無忤前修也類文類聚

三十七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向外不宜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

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
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葢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壑薪井
汲樂有餘歡切松養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
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藝文類聚
三十七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某等白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
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
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說隱居答曰
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
本姓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概之功者此又止其
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
且談其正體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
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

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煉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
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煇遇溼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尙毀
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煉
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無
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
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藝文類聚
七十八

答釋墨衡書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
幽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並聆警錫也

續高僧傳

尋山誌

倦世情之易撓迺杖策而尋山既治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渺
游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失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

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服，氣宇調暢。立雖遠，其必存。累無大
而不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
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岳，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
氣，名貴於身。迷真晦道，余所弗丞。襲衣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
趨翔庭宇。傅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荆門畫
掩，蓬戶夜開。室迷負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
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
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滌石，而生文。草薺薺，以拂露。鹿獮
緇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俯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
而齊貞。亟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
舒情，乃乘輿而遂往。遵巖路以遠游，於天維而標思。傲倪忽而莫
求，眺回江之淼漫。眩巖嶂之相稠。日斜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
觸竅巖而起嶽，值闊達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

磴道其過半，魂渺渺而無憂。悟伯昏之偃寤，躡千仞而神休。遂乃
凌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
波汶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赴水
今汎濫，歸田今翱翔。此泔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长。悼茵蠅之危
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鵬鷃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託，
思扣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翁兮弗遠，必
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礪深
礪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曙，深礪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
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繽繽，雲停松兮紛紛。停雲游兮
安泊，離鳥棲兮索羣。嗟羣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既窮目以無
闕，句一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曰：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
以招仙之臺，句一就瀾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
竟莫知其所躋，句一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道藏尊字陶

道藏尊字陶
居集賦文

類聚三
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六終

全梁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陶弘景二

發真隱訣序

昔在人間已鈔撰真經脩字兩卷於時亦竊謂委密頃巖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精表裏洞洽預是真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字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教者率然覽之猶觀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便入山脩用動積歲月愈久昏迷是未造門牆何由晒其帷席試略問麤處已自茫然皆荅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

流若直智尙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
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已見或云承師舊法
永無啟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爲痛心夫經之爲言徑也經者
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耳必須銓綜緯緒僅
乃成功若機關疏越杆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真人立象垂訓本
不爲朦狡設言故每標通衢而恆略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
隅轍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尙歷代注釋猶不能辨况玄妙之視
途絕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括冲隱窮思寂昧者乎既撰此真訣乃
輟書而歎曰若使顧玄子在此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
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之於玄會耳

本集

眞靈位業圖序

夫仰鏡玄精觀景耀之巨細俯盼平區見巖海之崇深搜訪人綱
究朝班之品序研綜天經測眞靈之階業但名爵隱顯學號進退

四宮之內，疑似相參。今正當比類經正，離校儀服，埒其高卑，區其宮域。又有指目單位，略說姓名，或任同秩異業，均迹別者，如希林、真人爲太微右公而領九宮，上相未委爲北宴，上清當下親相職。邪諸如此類，難可必證，謂其並繼所領而從高域粗，事事條辨，略宣後章，輒以淺識下生，輕品上聖，升降失序，梯級乖本，懼貽謫立府，絡咎冥司。今所詮贊者，實稟注之奧旨，存向之要趣，祈祝跪請，宜委位序之尊卑，對真接異，必究所遇之輕重。雖同號真人，眞品乃有數，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級，千億若不精委，條領略識宗源者，猶如野夫出朝廷，見朱衣必令史，句驅入中國，呼一切爲參軍，豈解士庶之貴賤，辨爵號之異同乎？

本草序

隱居先生在於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爲

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眾聖而彌彰文王孔子象象繫辭幽贊八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羣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於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卽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多更脩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十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

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今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靈皆取無復遺落分別例條區畛物類兼注名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爲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耳

尊字號附

隱居集

藥總訣序

上古神農作爲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醪醴以備四炁爲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當生之時人心素樸嗜欲寡少設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僞情澆智慮日生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病轉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治繁其類族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遂設彼藥或一藥以治眾疾

或百藥共愈一病。欲以排邪還正爲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案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至於黃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別爲四經。三家之說。遞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殊途同歸者乎。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受。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繼。字義殘缺。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和本集和。

肘後百一方序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工。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方。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遙山絕浦。其間天柱。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煩。拯濟

蓋竄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尙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周遍矣。昔應暕爲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予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身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逮眾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效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東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

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藝文類聚七十五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

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
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貨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
袴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
史或穎慧若神僅至齟齬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
得也道藏尊字號

難鎮軍沈約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
隨方受職西國密邇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
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
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
木斬伐有時鷹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校內者犯人人爲含靈之
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物內聖外聖義均理一容曰謹案佛經
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

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
始敬王之既開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以華禮興教何宜
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出
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之不及河源越裳
白雉尙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
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
屠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太夏甘英遠屆安息猶不能宣譯風
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閩非
關運有起復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滄厚羣生何辜今之澆
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
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粳
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
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亦爲未

達夫立天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人乎而可惇虛非顧內惕寡言意在緣報觀迹或似論情願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是可得是均已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廣宏明集

華陽頌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秀兩金標地英標城宅無生

乃有生有則還空冥一作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質象總神列三

府分塗交五便陰暉迎夜晝晨精望曉懸形位南峯秀立鼎北嶺

橫秦壁表裏玉沙津周回隱輪迹標貫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

懷哉北芒色井冽鳳門泉區別郭千峙畱岸姜巴互遠蹤鶴一作靈

廟或時饗別宅乃恆恭跡號吳居非知地越冢詎隱遷樹益徒低

蔭石竈未嘗煙類附果林鬱餘柰蔬圃蔓餘辛熒之可燭夜田泉

嘗浣塵物降轡並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真館高會消閒宮

游集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無與言才英標

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冲念飛華當軫心學稟濟神既有

在去雷從所宜心迹何用顯冥途自相知業運方隅游瓊刃華陽

栖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乃扶胥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

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機萌刊石玄函土顯誠曲階門動靜願

矜錄不負保舉恩誠期本集

茅山曲林館銘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日

天且地若凡若聖連薨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

曲林獨為勁好掩迹韜功守茲偕老藝文類聚七十八

瘞鶴銘并序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

吾翔寥廓邪。奚奪我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
下。仙家無隱口。口口我口。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口口。西竹法里。厥土惟寧。後蕩

洪流。前固重肩。左取曹國。右割口口。山陰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真

侶。瘞尔作銘。碑拓本又汪士鋐瘞鶴銘跋案碑題華陽真逸。撰

漁隱叢話引西清語話云。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逸。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碑

道冠兩儀之先。名絕萬世之始者。固言語所不得辨。稱謂所莫能

空焉。云何以文字述今。云何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

遂默也。則生人長昏。是故出關導以兩卷。將升攜其五文。令懷靈

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後。奕代間出。雲篆龍章之牒。

炳發於林岫。環離麗氣之旨。藻蔚於庭筵。其可以垂軌範。養諸誦

者迄於茲辰昔在中葉甘左見駭於魏王象奉擅奇於吳王至如
葛仙公之才英俊邁蓋見尤彰彰者矣公于時雖歷游名岳多居
此嶺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視則連峯入海南眺則重嶂
切雲西臨江澨北秀郊邑斯潛顯之奧區出處之關津半尋石井
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鹿百齡不異其質精靈之所弗渝神祇之
所司衛麻衣史宗之儔相繼棲託後有孫慰祖亦嗣居彌歲山陰
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住餘姚四明國爲立觀直
上百里榛途險絕旣術識有用爲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黨
遂相率輿出制不由己以此山在五縣衝要舍而畱止于茲十有
五載將欲移憩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爲蔭其樹者
尙愛其枝况仙公眞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乃復建新碑於其所
願勒名迹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鑄之仙公姓葛諱玄
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琅邪後漢驃騎僮侯廬

讓國於弟來居此土七代祖艾卽驃騎之弟襲封僮侯祖矩安平
太守黃門郎從祖弼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
令散騎常侍大尚書代載英哲族冠吳史公幼負奇操超絕倫黨
神挺標峻精輝卓逸墳典不學而知道術纔聞己了非復軌儀所
範思識所該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而已吳初左元
放自洛而來授公白虎七變鑪火九丹於是五通具足化遁無方
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內懷猜害翻珍之徒皆被挫斥敬憚仙公勸
相諮稟公馳涉川岳龍虎衛從長山蓋竹尤多去來天台蘭風是
焉遊憩特還京邑視人如戲詭譎凋儻縱倒山河雖投鳧履墜叱
羊石起蔑以加焉干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濟無垠忽值神島見人
授書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代翕然號爲仙公故
抱朴著書亦云余從祖仙公乃抱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談
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譜并葛氏舊譜則事有未

存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說猶如執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徒見接
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異同矣仙公
赤鳥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長往不返恆與郭聲
子等相隨久當授任立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察人祇瞻望舊
鄉能無孳孳之嘆顧盼後學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
真仙遺則云爾

九垓夔絕七度虛懸分空置境聚氣構天物滋數後化超象前命
隨形轉神寄業傳霜野於養竹柏翠微泉墟其往彭羨獨歸生因
事攝年以學仙如金在冶如布在機仙公珪警臨臨發穎襄童比
跡項孺聯影濯質綺闈凝心黛嶺虎變已據龍輯遂騁揚來台霽
偃蹇蘭宮碧壇自肅玉水不窮巡芳沐道懷古測衷表茲峻嶺永
扇高風蘭風寓憩已勒豐碑此土舊居未鐫貞琰今之遠裔仰慕
清塵故思刊樹傳芳來葉

集本

許長史舊館壇碑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迹可記。然則後之人奚
 間乎。含吐萬有。化育羣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
 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倘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
 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內。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亘涂水。
 脈闢闢風。岫通氣雲。巘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
 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
 茅君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太和元年。句容許
 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
 舍。梁天監十三年。敕質此精舍。立為朱陽館。將遠符先徵。定祥火
 麻於館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鬱岡齋室。追玄洲之蹤。十
 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真軌。真人姓許。諱穆。世名謚。字思玄。本汝
 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乃

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識宇亮拔
奕葉才明。祖尙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
淹通。風格清簡。晉刻令靈胡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
子也。正生少知名。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胡綱禮
肆。儒論所宗。出爲餘姚令。歎恤民隱。惠被鄰邑。徵入覬闕。納言帝
側。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內詮茂序。遐邦肅律。
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冕輝華。事歸尙德。簡文
踐極。方優國老。儵值晏駕。於焉造退。專靜山廬。以脩上道。君雖搢
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弟兄遠遊。永和四年。長
遁不返。君尙想幽奇。歲月彌軫。恆與揚君深神明之契。興靈中眾
眞降揚。備令宣諭。龍書雲篆。僉然徧該。靈模奧旨。於茲必究。年涉
懸車。遵行愈篤。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寔虛
樞於懸。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劍之槩在焉。謹案眞誥。君挺命

所基緣業已久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辭公之弟也兼許肇遺
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真人
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真傳未顯於世莫能
具述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翽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
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潔特絕世倫郡舉上計掾不赴批
糠塵務研精上業卽弘景玄中之真師也恆居此宅繕修經法揚
君數相從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真誥云後
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清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官與
谷希子並職帝晨之任比世侍中君長兄揆世名剛次兄虎身世
名聯並亦得道揆今有玄孫靈真在山勅立嗣真館以襄遠祖之
德皇上乘弘誓本力來君此土齋育蒼祇範鑄羣品導法開俗隨
緣啟教以隱居積蘊三真經誥久栖華陽宜還舊宅供養脩理乃
勅工匠建茲堂請卽仰祇帝則兼闡大猷東位青廬西表素塔壇

塔之間通是基趾埋領拚瓦投鋪便填紫煙白霧纏爲蔭蓋宅南
一井卽長史所穿井南大塘乃郭朝遺製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
巴之軌傍枕雷平前瞰下泊東際連岡北橫長嶺柳汧陽谷俱會
西垂四域之內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所居尤爲標勝方將
駟雲虬而高騁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都以浸遠古
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屬來賢

渾樞爲氣方祇吐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功挾四溟巡
跡電滅測體淵淳旋區岳立互海雲舒搏風泳水臨寶憑虛亦有
幽匠開石架慮情高身遠天府地居縈鬱巴曲畫壤拂浮五闌面
啟九涂瓊周長隰旁嶺交汧比流乃稱龍伏實謂金丘昔在西漢
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栖道接神允膺輔聖錫
茲侍宸參差年代組緼名氏書誥具宣精華未瀾頓聳將淪沈階
已毀拱樹霜摧脩庭草委筆館華陽歲壘二紀永觀前猷聿遵洪

軌帝曰懋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奐矣勝殿密響瀉瓶揚芬
瑤宮碧簡綯采垂文璠函玉檢綺幕繡巾蘭缸烈耀金鑪揚熏桐
柏雙教方諸兼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澗離有離無且華且朴結號
虛皇筮法正覺藥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欬恍捫景帶虹振苦排
軛還明返聰物言是力我見無功紛紛千古汗漫兩儀三相幻惑
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為式題龜錄人天鑒知本集又略見
藝文類聚七

八十

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縉紱之士
飾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敷旌麾於門齋銘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

破歌鐘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循

舊制有華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藝文類聚
七十八

太平山日門館碑

日門館者東霞啟暉開巖引燭以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構栖集有道多歷世年藝文類聚七十八

請雨詞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工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憫黔首霈垂霑渥呵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鵠之詠復興於今共伸至誠稽顙詞情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詣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本集

遺令

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穢

裙及臂衣。鞋冠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肘下繞腰穿
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袂。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
人。道士竝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燈。且常香火。南
七十六問
弘景傳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七終